



我总不自觉地站在秋雨中,思忖那些极远又极近的悲喜。这时,雨水仿佛在我心中流淌又响彻,撼动我的思绪,敲击我的生活。



横铺的雨

□ 陈诗悠

着丝丝清风。细听会觉得,像有人在你说话,话里有柔情,生动盎然。这时,群山中的云雾一直不散,潇洒如丝带、随意似轻烟。当情到深处,会弥漫在整个山林,又聚拢在房屋牛舍之间,只要打开房门,云雾就窜进家中。

于是,春天的雨,一定会让家中物什长霉。我的书桌、竹篮、杯垫总是长着一层青霉,今日擦去,明日又悄悄长出,擦不尽也长不完,真让人无可奈何。春天的雨中,我每日撑伞去教室上课,莹亮的雨珠顺着伞,一串串滴落下来。上完课,我拿钥匙开宿舍门,那钥匙相碰撞,发出银铃般好听的声音,正和这清幽的雨声一起,衬得四下更静更烂漫。

夏天时有急雨。阳光刚才还在林间一层层洒落,突然间就雷声轰鸣,骤雨从远山赶来。那雨滴如锥子般砸向大地,声音急促又响亮,

打在树叶间,叶片歪斜了,钻进泥地里,泥土留个孔。再过一会,万物混沌一片。

这时,屋檐下,雨幕如帘,凉风吹拂,燥热全退。梯田上的雨水一层层溢满,又往下流,下面一层梯田实在接不住时,只好往下甩,直至甩到最下面的圳里去。这时,圳里的水汇集了四面来的雨水,浑浊又汹涌,挤在窄窄的河道上,就要跳出来了一般,急得人们都捏一把冷汗。

有一次,我送完女儿上学,往回走的路上,突遇一场倾盆大雨。我赶紧躲进一个卖肉的小店棚里。急促的雨水,在简陋的小巷里流成小河。屠夫穿着一件油光闪闪的围裙在砍肉,旁边有一群闲聊的人,雨声越大,他们聊得越起劲。我找了一条闲置的板凳坐下,看身边那一株株蓝色绣球花,在雨中活蹦乱跳,它们清丽又泛着迷人的光芒。

当急雨过后,山色更青,万物发光。草叶间还在悄悄滴落雨珠,刚才躲雨的田鼠在田野间乱窜,蟋蟀又到草叶上弹跳,蝉鸣继续响彻云霄。这时,屠夫的砍肉已经完成,人群的闲聊也接近尾声,我也从肉铺里走出,踏进湿漉漉的巷道。一切恢复了平静,又好像失去了刚才的欢愉。

横铺的秋雨,有些凄切。让我想到黛玉的《秋窗风雨夕》:“已觉秋窗秋不尽,那堪风雨助凄凉。”秋天的雨,确实失去了春雨的活泼,也没有了夏雨的阵势,而是有点孤绝。但秋天的桂花,常常能够把秋雨点亮。

那时,桂花开满山林,香气久久萦绕,往往也迎来了一场又一场秋雨。雨中的桂香,湿湿的,黏黏的,比晴日里的桂香更浓郁。我常常撑着雨伞,走去赏桂花。雨滴打在桂花上,娇弱又沉静,声声入耳。桂花瓣

子接住这大颗大颗的雨珠,有点疲惫,但更像是被雨水灌醉了。这时,桂花树下落满了一层层的湿花瓣子,旧瓣上又添满了新瓣,粘稠而黄澄澄,如一块耀眼的毯子,真是雨中绝佳的景致。

山中的秋雨一来,天色变得阴郁,秋花惨淡秋草黄。这缓慢的秋雨,总是一滴一滴地落入人间,像在讲述一个个故事,把深藏的岁月一一带出。我总不自觉地站在秋雨中,思忖那些极远又极近的悲喜。这时,雨水仿佛在我心中流淌又响彻,撼动我的思绪,敲击我的生活。

在秋雨的催促下,山林日渐斑斓,银杏叶金黄一片,红枫随秋风飘去很远。这时,野生核桃也已成熟。我们常常穿着雨衣,手中拿着一根长而细的竹竿,踩着湿哒哒的枯叶,欢歌笑语地去打核桃吃。

山中的冬雨,是冷酷的。她和春雨相似,细雨绵长,在悄然间来。而她们的不同,在于春雨微寒,却唤醒生灵,冬雨冷俏,而砸出更深的寒。这不动声色的冬雨,让草木腐烂,树枝萧索,青瓦上冒出阵阵寒气。这一切的暗沉,像极了一张生气的脸。

其实,冬雨一来,我们会显得尤为慌张。村庄变得摇摇欲坠,田野荒芜又寂寥,家中的窗户总蒙上一层水雾,什么也看不见。这时,我们的手冻得如被刀子割,脚冷得麻木了半节。于是生一盆火,在寂寂中对抗着。好像炭火的哔剥之声,能把严寒的冬雨凿出一个洞来。

冬天的雨一落,花草早没了踪影。对于爱花的我来说,就算寻几片叶子,也是欣喜之事。我撑着旧伞,在空荡又冷寂的山路上走着。此刻,冬雨落在雨伞上,声音嘶哑,打在树叶间,形状破碎。我担心这寒冷的雨里没有花,但还是找到了一片湿淋淋的红枫叶,几朵惨败的小野菊。这已是冬天最好的待遇了。

但是,我们仍旧喜欢打破冬雨带给山林的凝固。在一个周末,我们同事几人,突然心血来潮,结伴来到山中亭子里,听着冬雨的缠绵,烧起旺盛的炭火,烤糍粑,吃烧烤,温一壶小酒对饮,真是酣畅淋漓。此刻,冬雨也仿佛变得跳跃又热情非常。

的艰难局面。父亲的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。

幼儿园的情况好转后,父亲决定在改善幼儿生活与学习环境方面再下功夫。在历时大半年的施工后,为群幼儿园新园落成,入园幼儿达到90余人。难能可贵的是,父亲还常施善举,多次对家境困难的职工伸出援手,减免其子女的人园费用。

2003年,整整开办了十年幼儿园的父亲已过七旬。在我们三兄弟的劝说下,他恋恋不舍地将幼儿园转让了出去,到二弟所在地长沙市休养。其间,年迈的他总是牵挂着曾经亲手创办的幼儿园,每次回到海口,总要去看望幼儿园。父亲说,只要他看到一个活活泼泼可爱的孩子亲切地叫自己“老爷爷”,心底的那份愉悦与欣喜,就油然而生。

如今,父亲已离开了我们,但每当想念他的时候,我就会翻看先生留下的几大本相册,重温他在海口生活的那些温馨时光。

金色的田野

在殷勤蛙鸣与多情雨声之间,流连忘返的夕阳,舞动七彩斑斓的霞云飘带。让秋天黎山的田野,成为悬挂在穹宇宏大的客厅里的一幅绚丽多姿的风景画。

一阵阵雨后的风,把爽心的稻香清香,撒遍农谚每一个角落。

闪烁着黄金光芒的浪潮,揣着兴奋的心绪,漫过水渠、田埂,漫过牛哞、牧笛……漫上了乡亲们堆满黝黑辛劳的笑脸。

金色的稻浪,惬意地翻卷着,翻卷着……拍那那摇曳着柳风的田埂,拍醒那袅袅炊烟初飘的黎村,拍取那山寨里此起彼伏的雀雀喳喳声。

那些用热汗浸透农谚的黎家人,早已按捺不住追赶季节的脚步。

当一把把弯镰的烁烁锋芒,匆匆擦亮东山角上的曙光,拉载稻禾的车辆,如风帆追逐浪汛,压弯了田间路。

田野间,一轮轮敞开心怀的悠悠调哟滚龙谣哟,就在这一汪汗水里,在一阵阵的稻香中,绽放出特别的风采……

垒山兰稻的黎姑

把田的竞赛号子,已让山溪的浪花带远。撒肥的斗歌声,也被发白的镰刀勾去。

此刻,山兰稻架,将厚实的秋天一层层擎高。一穗一穗的汗珠,在十月的阳光下,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

垒山兰稻的黎姑,她那长茧的巧手,打磨着春华秋实的形象。

在野猪坡上守夜,与五五二十五天的星月长谈,将墨色的孤寂与虫鸣,甩在身后。

在稻香洋里薅草,把四一十六个夏日簪在鬓间,一顶草帽,覆盖好多风云。

紧握许多农事细节的双手,在田头垅亩间,绣出了艳如黎锦的五彩。

垒山兰稻的黎姑,是椰林寨里最红艳的木棉花。

她哟,大嗓门,能吼进雷田的号子;大脚板,能踩直山路的坎坷……

此刻,当暮岚罩住山兰稻架,塞外的凤尾竹影里,那婉转的滚龙调,却让她脸红心跳;那悠悠的鼻箫声,却让她垂涎抿唇。

哎,在这稻黄的收获时节,斑斓的心绪啊,也成熟得透出馨香。

秋天的黎山

(二章)

□ 倪俊宇

天涯诗海

吊脚楼的心事

(外二首)

■ 吴群芝

紫薇花点亮灯笼
吊脚楼泪困的心事
刚好藏在秋天
红辣椒、甜玉米,高调夸张的葫芦瓜

没有提到的腊肉、酸菜
留着过年烤糍粑
黑油茶有待客之道
娶媳如嫁女,日子红红火火

芦笙、牛角琴、侗琵琶
在广场、鼓楼、吊脚楼
袅绕,声音攀上瓦檐

哆耶串起的环佩,传得很远
篝火烧起山歌
我看见萤火虫爬进了细小的灯笼

行歌坐月

月色翻回田埂
萤火虫解开星子的扣子
山寨的夜从来都是丰盈的

柴垛围起的月光
篝火总是一旺再旺
阿哥、阿妹的歌声
高过炊烟,高过风雨桥,高过吊脚楼
串起的银饰

篝火明亮跳跃
侗歌高亢如月,夜冷心暖
有情人的心不用告诉菩萨
石头丢出去就是路
树上喜鹊飞起来

注:行歌坐月,是侗族男女青年以歌传情的婚恋习俗

雁鹅古村

雁鹅古村,雁鹅呼唤时光
麦芒稻香里外发芽
允许桐花爱上山外来客
三月里的鱼爱上水车

你的远古我无法追赶
不用留下谁的脚印
木格雕花看到唐宋踪迹
在碾子边碾米的女人
溪边捣衣的阿妹

这些喜欢挑花
喜欢唱歌跳舞
吃油菜花长大的花瑶女子
都是天上下凡的仙子

芦苇

■ 张乾东

一到秋天,时间便爬上芦苇的头顶
它们长在河岸的山坡上
风一来,就有无数时间
被甩进无尽的苍茫

老者被芦苇的风暴淹没
他每前进一步
芦苇就向坡下退一寸
他每咳嗽一声
芦苇就在风中高一寸

风越刮越猛烈,芦苇的一生
只有用最猛烈的方式
甩掉头上所有的时间
世界才会变得风平浪静



亲情家事

父亲的晚年

□ 马珂

拖地做饭,闲下来的时候听听歌曲看看书报。可时间一长就待不住了。当他看到那么多闽海人为了生活流着汗水默默辛勤地工作,觉得自己也该找份事做。父亲将想法告诉了我,我极力反对。

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。眼看说服不了我,就只好我行我素。吃过早餐,他就头顶烈日出门去找工作。连着十来天,天天如此。我知道父亲是铁了心要重返职场发挥余热,也开始留意起他的工作之事。经多方打听和考察,我打算让父亲办家幼儿园。把思路告诉他后,他当即表示赞同。

仅两天时间,性急的父亲就拿出了一份初步方案,然后忙着去做社会调查和选择园址,成天忙得不亦乐乎。父亲很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奔忙,父亲的“为群幼儿园”终于办下来了。招生广告做得红红火火,信心满满的父亲只等着秋季入园日期的早些到来。不料,父亲的满怀期望却在入园



心灵细语

轻声歌唱

□ 程应峰

一个爱歌唱的男人,在轻声歌唱的时候,将声音的磁性,和着内心的烦忧,孤苦着、寂寥着。

在幽暗的夜晚,他唱着寂寞的歌。低沉而沧桑的嗓音,以及歌词中莫名的忧伤,让人一不经心,就陷入了其情其境。他的寂寞,无关女人的情绪,他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歌唱。就算在现实生活中受了伤,在他轻声哼唱的背后,依然透着淡淡的热忱、浅浅的微笑。

在奔波忙碌中,他追逐着人生的梦想;在淡淡相宜的情感里,他呵护着自己的缘分。然而,越是优秀的男人,越是才华横溢的男人,越是情深义重的男人,越是有责任、能担当的男人,内心越是孤独和寂寞。上天赐他以才华,却夺走了他的快乐,他注定要以孤独和寂寞的渊藪。于是,月明星稀的夜晚,他越来越习惯于以歌唱的方式,同心灵深处的寂寞对话。

面对寂寞,他学会了克制;面对孤独,他学会了接受。他将愁苦

和伤痛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,在孤独寂寞的桎梏里,无人能诉地坚韧着。他在静夜伤感地歌唱,一点一点地抚慰着内心的迷茫,一点一滴地愈合着生命的苦痛和创伤。

世人都怕寂寞,很少有人能把寂寞唱出来。当一个智慧的男人,在静夜轻声歌唱的时候,便足以让人读懂什么是寂寞,足以让人看清寂寞长成了如何不堪的模样。男人的寂寞,一旦唱出来,生活就平添了几分祥和、几分快乐。

有人说,男人的胸怀是被委屈撑大的。我要说,男人的胸怀是挥之不去的孤独和寂寞磨砺出来的。男人的内心无论多么伤感、凄迷、落寞,他外在的表现永远优雅、沉着、冷静。他大方得体地处事,敦厚温柔地待人,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事态的发展,在一瞬间就可以洞悉心爱女人的内心。

一个男人,一个黑夜里的歌者,他在轻声地歌唱,他在宣泄着内在的柔情与浪漫。

后被现实击得粉碎。从八月底到九月初,总共只有三名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报名入园。平平稳稳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父亲,竟在退休后尝到了创业的艰辛。面对三名幼儿和七位教职工,父亲心急如焚。

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,决定与父亲一起顶住压力熬过难关。我一边鼓励有过从业经历的教职工献计献策,一边带领幼师上街设点招生,甚至带幼师们拿着招生简章去各个小区守候,一旦看到大人带着适龄儿童,就主动上前询问,极力让家长了解我们的幼儿园。一番努力下,总算在第一期招到了13名幼儿。

在教职工的耐心培育下,幼儿园的孩子进步很快。期末,孩子们除获得海口市幼儿歌咏比赛二等奖,还获得海口市爱我中华幼儿美术大赛优秀奖。电视台也以《海口市为群幼儿园多渠道开发幼儿智力》为题作了报道。第二学期开学时,竟增加了五十多名幼儿入园,一下子扭转了开园时

一条河,在城郊蜿蜒盘桓。天气晴好,低垂的团团白云,在天空轻盈游移。

即将进入冬令的寒秋。远处岭上,近处地头,乌桕或鹅掌楸,以及青桐,叶子黄了,红了,飘落了。风起时,沿河两岸,芦苇的白色花穗,随风起伏。老远望去,仿佛漫天白云降落人间。几声雁鸣,更平添了心绪的宁静与悠远。

每逢深秋,我都会来到这郊外河边,欣赏这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花,把身心融入白茫茫的芦花海里,做几回年少时的童真好梦——梦回我记忆里的故乡,和村前那条也是长满芦苇的小河,回忆起小河边许多快乐而又温馨的情境。

故乡那条小河,蜿蜒的两岸,长满茂密的芦苇。每到寒露稍出的时节,草结霜了,挖红薯了,打桐子了,种麦子了,河边连绵起伏的芦花,就白茫茫地开得一眼望不到头了。铺天盖地的芦花,犹如突降的一场大雪,铺展在村子的秋梦里。

芦花暖如棉

□ 徐天喜

芦花是美丽的,更是温暖的。成熟的松软芦花,可填充枕头,可垫床铺。母亲告诉我,旧时代买不起棉花的人家,就用芦花来代替棉花,填充在被子里御寒。我儿时睡的摇篮,也是用芦花作铺垫的。母亲说,芦花垫底,除湿又暖和。

下霜的天气,河边芦苇就渐渐枯黄,芦花也干燥飘落,这就到收割芦花的时候了。每年,我都会背着背篋,跟母亲到河边收割成熟的芦花。此时,绵延的小河两岸,茫茫芦花摇曳处,都有大姑娘小媳妇在兴高采烈地收割芦花。

母亲熟练地挑选饱满的花穗,用镰刀轻轻割下,小心翼翼地放入背篋。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把高高的芦苇扳倒过来,吃力地用剪刀剪下。由于我没有避险经验,常被背叶划伤手背和脸颊。这时,母亲就会着急地跑过来,心疼地为我拭拭伤口。

回到家,母亲就把收集来的芦花,均匀地摊晒在院子里,让它们吸收最后一抹秋日阳光。然后仔细地